

WO DE MA MA ZHOU XUAN  
SHAN XI REN MIN CHU BAN SHE

# 我的妈妈周璇

周伟 常晶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 我的妈妈周璇

周伟 常晶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280千字 插图: 8页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0册

\*

ISBN 7-203-00034-6/G·5

7088·1588

定价: 4.00元

DB31 57

##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文化名人生涯丛书》之一。

周璇（1919—1957），是我国蜚声影坛、歌坛的两栖明星。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被誉为“金嗓子”、“歌后”和“影后”。一代歌星、影星周璇，在现代电影史和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本书作者是周璇次子、次媳，从事电影文化工作。作者有感于几十年来，人们对周璇虽怀念至深，但由于知之不多，已出的文章及书稿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并时有不确和失实之处，甚至有严重歪曲，“为了有助于事实的澄清和有益于对真、善、美事物本身的肯定，准确地、全面地反映出妈妈的一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决心写好这本书来作为对妈妈的怀念，同时让人们真正地了解和周围的一切……”。

作者为了写好这本纪实性传记，历时三年，多次到周璇家乡及有关地方走访，遍访了周璇的亲人、生前友好、知情者，查阅了大量报刊、杂志及档案，看了周璇出演的大部分影片，从而收集、掌握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使这本书稿比较全面、准确、生动地描叙了周璇的一生，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周璇的形象，真实丰满，深刻感人，令人难忘，不少章节满怀激情，丝丝入扣，催人泪下。

为使本书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在内容上作了较多的充实和丰富，除收有周璇生活照（大部分第一次发表）、影剧照一百余张外，还附有《周璇文选》、《忆周璇》、《论周璇》、《周璇从影简史》等专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周璇的生平。

# 南国怀旧忆故人（代序）

——为《我的妈妈周璇》一书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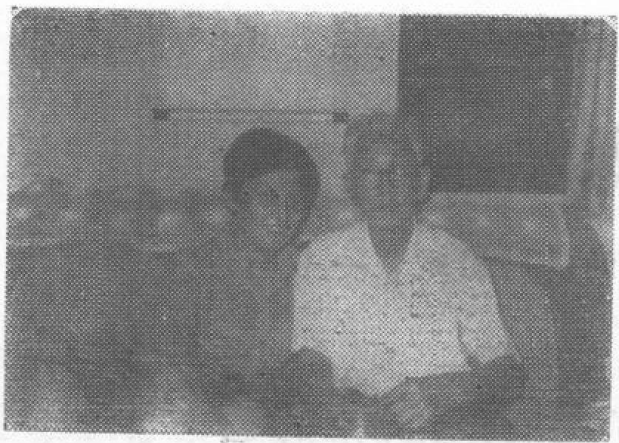
贺绿汀



贺绿汀近影(1984.7)

今年三月，我在湛江疗养，同时整理旧作和写回忆录。一位同志从上海来，带了一封周伟、常晶夫妇给我的信，得悉他们合写的《我的妈妈周璇》一书即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欣慰之余，不由得想起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我和周璇交往过程中那些难忘的往事。尽管已是早逝的历史陈迹，在我的记忆里却仍未褪色，仿佛就象昨天刚刚发生的一样。

我认识周璇是在1935年，那时她还是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刚踏进电影圈子，在艺华公司出的少数几部所谓“软性片”中跑跑龙套，并不出名。不久，她就加入到左翼进步电影的行列中来了。开始是在许幸之导演的救亡影片《风云儿女》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接着就在史东山根据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改编、并亲自执导的讽刺喜剧片《狂欢之夜》中扮演县长千金，成了挑大梁的主要角色，可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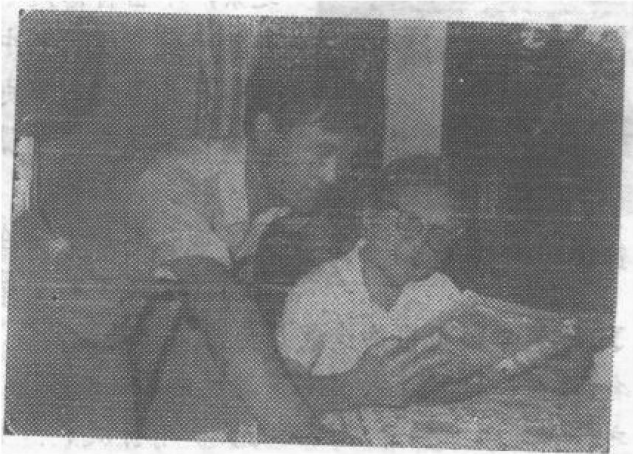
作者常晶与贺绿汀合影

她在艺术上的努力和进步之快。正巧这两部片子都是我配乐，大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了她。

也许由于彼此的行当不同：她是演员，我是作曲，特别是在这两部片子的摄制过程中，

我和她并没有工作上的直接联系——虽然《狂欢之夜》中那首钦差大臣、县长太太和县长千金唱的三重唱（也叫《狂欢之夜》）是我作的曲，而且周璇就是县长千金的扮演者，但是实际演唱的却是胡然、郎毓秀和黄友葵。她的音乐才能，并没有在片中得到施展、表现的机会；或者说，在这方面，我还对她缺乏了解，因此，最初的交往，她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仅仅是相识而已。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她的音乐天赋和使人惊异的艺术才能，那是抗



作者周伟与原上海音乐学院附小校长、  
贺绿汀同志的夫人姜瑞芝合影

战前不久明星公司拍摄《马路天使》的时候。她在这部影片中担任主要角色：扮演歌女小红；我则担任该片的作曲。

当时，这部影片的导演袁牧之找了两首苏州民谣，一首叫《哭七七》，一首叫《知心客》，要田汉根据原来的调子重新填了词，拿来让我改编，作为片中的插曲，这就是后来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按照剧本的规定，正好它们都是由歌女小红唱的，于是我就直接和扮演这个角色的周璇打交道了。

我先把当时各个唱片公司灌制的这两首民谣的唱片收集拢来，反复地听，反复地进行比较研究；然后把各个民间歌手演唱的优点统统集中起来，对这两首民谣的旋律进行艺术上的加工，使之更为完整。同时在配器上也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是民乐队伴奏，却没有采取演员怎么唱，乐队就怎么跟的“大包腔”这种一般的写法，而是用了对位体来处理的。乐队伴奏谱完成之后，周璇便开始练唱，准备录音。

当时的电影插曲，一般都是先灌唱片，到拍戏的时候，再用这个唱片为演唱插曲的演员配音。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省点钱；二是当时的唱片公司都是外商开办的，技术设备比较好，他们灌的唱片，比摄影棚里的现场录音，质量上更有保证。《马路天使》的两首插曲，就是采取这种办法。

这两首插曲是由百代公司灌成唱片的。录音之前，我找周璇一起研究如何表情和如何唱法。她很灵，领悟力很强，学得也很快，对于作曲的意图和民谣的风格，稍经点拨，一下子就抓住了；对于用对位体的手法写成的乐队伴奏，尽管她并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音乐训练，合乐时也能够自如地适应，没有什么负担。

平常录音，一般总要反反复复试录好多遍，而且唱起来很勉强，每每不能尽如人意。但是周璇却不然，试录一两遍就通过了，而且录得不错，唱得很有感情，很有味道。在此以前，本来

还不大有人知道她。从这两首插曲随着影片的上映和唱片的发行而推向社会以后，她就很出名了。

在这次合作过程中，我发现周璇很单纯，很天真，很聪明，也很忠厚，是个本份人。在学习上，她很有上进心；对待艺术，也很严肃。演戏也好，唱歌也好，她都是认认真真，老老实实，毫不做作，朴素得很。她和当时那些扭扭捏捏，妖里妖气，装腔作势，卖弄风情，专唱黄色歌曲之类的所谓“歌星”完全不同。

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她来找过我好几次。我要她好好学习，可以买架钢琴，自己学学，趁着年轻，多学点音乐知识；好象还送过一些曲谱给她。此中的具体细节就记不清楚了。过了不久，抗战爆发，我随演剧一队去了内地，她还是留在上海拍电影，音讯也从此中断。

1941年“皖南事变”后，我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离开重庆，经香港到了上海。那时，音专同学张昊住在新闻路一家人家的亭子间里，我和他挤住在一起，准备等交通接应去新四军。

这时的周璇已经拍过很多戏，还经常在广播里露面，是个名气很响的电影明星了。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打听到我的消息的，一天，她突然来到张昊的亭子间里。一见面就对我说：“这个短命戏我不拍了！跟你走，到新四军去！”说得很恳切，也很坚决。听得出来她对自己目前的工作和所处的环境并不满意，向往新的生活和要求进步的心情是急迫的。这一切都很使我感动。但是考虑到她当时的名气已经很大，社会上知道她，日本人也知道她。要是她一走，势必会惊动日本人，这样就对她很不利。再说我是秘密到上海来的，带她一起去新四军，过于招风，风险太大，很可能不仅她走不成，甚至连我也走不成。况且去新四军是件很危险的事情，一路上难保不出问题；即使到了那里，象她这样一个长期在大城市住惯了的名演员，也不见得能够适应那里的艰苦生活环境。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我一到新四军，就碰上敌人的五月大扫荡，华中鲁艺死了很多人。魏鹤龄的侄子魏镇、许幸之的侄子许晴、作家邱东平等都在这次大扫荡中牺牲了，戏剧家邵帷也被捕了。我和许幸之因为陈毅同志事先作了安排，送到一个地主家“打埋伏”，才幸免灾难。可见当时的考虑并不是杞人忧天。

记得那次周璇提出要跟我到新四军去时，我是这样劝她的：“要是走，还是去香港。到了那里，可以找蔡楚生。上海电影界已经有不少进步人士在香港了，去那里比较好，不要在上海呆了。”她好象也还同意我的意见。后来果真去了香港，还拍过包括五十年代初受到批判的《清官秘史》在内的一些电影。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部片子，恐怕也不见得一定就是坏戏。

解放后，我调到上海工作。隔了一年，周璇也从香港回来了，就住在华山路枕流公寓。那时候，我正忙得很，没有去找她。不久听说她发了精神病，要找她就更不容易。又过了几年，忽然传来噩耗：她生急病，死了。在万国殡仪馆举行追悼会的那天，我赶去向她的遗体告别，才见到她最后一面。然而这时她已经是死后无知了。哀哉！

有时候我在想：当年如果同意带她到新四军去，究竟是不是对她好？在这个问题上，我至今还是不敢妄测臆断。兴许她去了可能还好一点，不至于有后来的遭遇和结果。这件事，我始终是感到很遗憾的。另外，我对她的帮助很少。甚至她回到上海来那么多年，我都没有去找过她，直到她死后，才去看了她的遗体，这更是无法弥补的憾事。

我和周璇交往的时间不长，接触的机会更少，但是她为人的老实，作风的正派，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确实是个本质很好的人。即使到了1941年，已经成了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她的衣着还是很朴素。我没有看见过她戴耳环，涂口红，画眉毛，



不象那些红歌星，满身珠光宝气，脸上涂得像猴子屁股一样，令人可憎。在那个时候，能做到这样洁身自爱，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

关于周璇的历史，我原来并不了解。前两年，上海编了一出以她为题材的沪剧，报上也连载了写她的传记小说，我都看了。才知道她出身清寒，身世悲惨，遭遇坎坷，尝够了旧社会的苦头，受尽了恶势力的折磨，连养父养母都不放过她，百般敲榨勒索，没完没了。一个弱女子，一位名演员，就这样好端端地被摧残，被断送了！能不使人痛心疾首，感愤系之！

今天，把周璇的一生写成书出版，不仅是对死者的纪念，也是对生者的教育，很有现实意义。它将使青年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从中懂得应该如何珍惜今天的幸福，如何为建设四化更奋勇敢地献身，使明天更加美好！

1986. 4. 2. 于湛江农垦疗养院

---

注：作者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 目 录

---

|                   |         |
|-------------------|---------|
| 我的妈妈周璇——————周伟 常晶 | ( 1 )   |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 ( 3 )   |
| “小天使”             | ( 7 )   |
| 厄运                | ( 10 )  |
| 起点                | ( 18 )  |
| “与敌人周旋于沙场之上”      | ( 24 )  |
| “金嗓子”             | ( 27 )  |
| 初恋                | ( 37 )  |
| 《马路天使》            | ( 55 )  |
| 双下菲律宾             | ( 63 )  |
| 蜜月                | ( 71 )  |
| 流产                | ( 87 )  |
| 初进国华              | ( 93 )  |
| 疲于奔命              | ( 99 )  |
| 破裂之前              | ( 114 ) |
| 影后的悲剧             | ( 119 ) |
| 破镜难圆              | ( 139 ) |
| “华影”时期            | ( 143 ) |

|                 |         |
|-----------------|---------|
| 不唱汉奸歌·····      | ( 154 ) |
| 同病相怜·····       | ( 159 ) |
| “七十六号”·····     | ( 163 ) |
| 胜利前夕·····       | ( 167 ) |
| 朱怀德·····        | ( 177 ) |
| 首赴香港·····       | ( 180 ) |
| 再赴香港·····       | ( 192 ) |
| 《清宫秘史》·····     | ( 197 ) |
| “普通的朋友”石挥·····  | ( 203 ) |
| 三赴香港·····       | ( 211 ) |
| 新的创伤·····       | ( 227 ) |
| 《和平鸽》·····      | ( 231 ) |
| 第三次恋爱·····      | ( 235 ) |
| 险些不能出生的我·····   | ( 241 ) |
| 一条青蛇·····       | ( 245 ) |
| 分离·····         | ( 247 ) |
| 北京之行·····       | ( 251 ) |
| 我又见到了妈妈·····    | ( 253 ) |
| 我是妈妈的儿子·····    | ( 261 ) |
| 母女相见难相认·····    | ( 264 ) |
| 永别·····         | ( 267 ) |
| 尾声(之一)····· 周 伟 | ( 270 ) |
| 尾声(之二)····· 常 晶 | ( 274 ) |

---

|           |         |
|-----------|---------|
| 周璇文选————— | ( 279 ) |
|-----------|---------|

|                            |         |
|----------------------------|---------|
| 写给《艺声》电影杂志的短简(1935年12月)周 璇 | ( 281 ) |
|----------------------------|---------|

|                    |         |
|--------------------|---------|
| 我爱歌唱(1943年6月)..... | 周璇(282) |
| 我的从影史(1944年).....  | 周璇(284) |

---

|              |             |
|--------------|-------------|
| 忆周璇(专辑)----- | (289)       |
| 难以淡忘的回忆..... | 严华(291)     |
| 回忆周璇.....    | 吕玉堃(295)    |
| 一点希望.....    | 舒适(298)     |
| 怀念我的好姐姐..... | 刘绮华(301)    |
| 永不消逝的记忆..... | 苏莉(303)     |
| 遗爱人间.....    | 苏复 汪锦凤(308) |

---

|                         |         |
|-------------------------|---------|
| 论周璇(选辑)-----            | (315)   |
| 周璇的成名经过(1940年6月).....   | 丽沙(317) |
| 周璇的影后辞职书(1942年).....    | (320)   |
| 卜万苍谈周璇(1943年10月).....   | (322)   |
| 周璇塑像(1943年).....        | 文熊(324) |
| 苦闷彷徨中的周璇(1948年8月).....  | 骏骅(329) |
| 白杨与周璇(1986年9月22日).....  | (332)   |
| 周璇在艺术上的成就(1984年4月)..... | 严华(335) |

---

|             |       |
|-------------|-------|
| 周璇从影简史----- | (339) |
|-------------|-------|

---

|         |       |
|---------|-------|
| 后记----- | (363) |
|---------|-------|

---

=====

# 我的媽媽周璇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上海的秋天姗姗来迟，酷暑遗留下来的燥热依然延伸着，使人闷得透不过气来。

反右运动在全国各地进入了高潮。上海也变样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到处皆是。

这天下午下起了濛濛细雨，天气越发显得阴沉。上海中国唱片厂的礼堂里正在开斗争右派分子的大会，室内的气氛更让人感到压抑、烦躁。尽管上台发言的人已声嘶力竭，可听会的群众却显得那样疲惫、懒散，有的甚至昏昏欲睡。

猛然，从大会的广播喇叭里传出一阵急促的喊声：“喂喂！周璇同志已于昨日病故，请黎锦晖同志马上到电影局去，有要事商量……”群众的注意力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吸引住了。霎时，一切都凝固在死一般的沉寂里。人们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话来。继而会场里响起了交头接耳的嗡嗡声，对“金嗓子”的突然去世感到震惊、惋惜。周璇啊，作为一代歌后，您这样过早地离开人世，可知道人们对您的怀念和热爱？

人们怎么能不爱她呢？她那婉转甜润的歌喉、娴熟高超的演技，还有那鲜明的性格，都使人着迷。银幕上单纯质朴的小红、活泼顽皮的秋香、柔弱多情的林黛玉、美丽正直的珍妃……一个

又一个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这哪里是在演戏呀，分明是生活的再现。她的一颦、一笑、一顾、一盼都能反映出剧中人物的欢乐、悲哀、幸福、幻灭、得意和失意。那精采的镜头，精湛的表演，常常把观众卷入感情的漩涡里。

人们怎么能不爱她呢？她具有难得的艺术天赋，令人倾倒的幽默感。她才气不凡，而心灵却象天真无邪的孩童。

她善良，纯朴，与世无争，待人处事永远是那样的真挚、诚恳；她不善于为自己辩解，从不自欺欺人，不抱私怨，对自己严格，对人宽宏。尽管她生前受到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却从不憎恨别人，只是对不公平的事情表示愤懑而已。正因此她更赢得了人们的热爱，也更增添了自身的魅力。

周璇病故的消息传开了，多少人为了能最后看一眼她的遗容而涌向了座落在上海市西南郊的万国殡仪馆，形成一股人流。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周璇同志的追悼会在万国殡仪馆举行。周璇同志治丧委员会的委员有蔡楚生、贺绿汀、于伶、袁文殊、蔡贲、林琳、张骏祥、应云卫、沈浮、陈鲤庭、黄佐临、瞿白音、何兆璋、郑君里、白杨、金焰、赵丹、王人美、舒绣文、魏鹤龄、刘琼、宣景琳、黎锦晖、黄绍芬、王丹凤、陈芬、李伯龙、黄晨、黄宗英，共二十九位同志。各界著名人士和周璇同志的生前友好前往灵前吊唁。还有很多未能入场的人自动聚集在殡仪馆的大门外面，默默地等待着。

“周璇同志因患脑炎于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晚八时五十分去世，终年三十八岁……”。简短的悼词犹如一曲悲切的挽歌，催人泪下。追悼会上气氛格外肃穆，人们默默地向这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告别。在低沉的哀乐声中，人们含泪哀悼，缓缓走过灵前，一步一回头地眷恋着不忍离去！

周璇身着绛紫色丝绒旗袍，静静地躺在那里，带着白纱手套



的手挽着一束散发着芳香的玫瑰花，胸前的珍珠项链在暗淡的光线下依然闪耀着光彩，素净的脸上薄施脂粉显得额外苍白，而那双楚楚动人的眼睛却未能合上，她凝视着前方，仿佛有无限的心事和痛苦要向人诉说，又仿佛在寻找、等待着谁的到来……

的确，在这么多的人群里却少了一个法定参加追悼会的亲人。他是谁？他就是我——周璇的亲生骨肉、次子周伟！

此时此刻我又在哪里呢？我被锁在上海常熟中学三楼的一间屋子里。受管制的、又被戴上“右派”帽子的生身父亲已经被领导叫去谈话了。和我同屋的还有几位叔叔（中学老师），他们正在写着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他们可能也是右派分子吧。是他们告诉我：“你妈妈已经去世了，今天开追悼会，你应该去参加呀！我们不能也不敢带你去呀。”那时我年龄虽小，但环境已使我过早地懂事了。我没有什么金色的童年，和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日子，断断续续地加在一起也只有三年左右的光景。虽然在妈妈住院治病期间，我经常去看望她，但每次去都不敢让一些人知道，可是越是这样就越增加了我们母子间的感情。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那样温存地疼爱着我，舍不得我离开，使我尝到了短暂的一点母爱。当我听到“妈妈死了”这个噩耗时，简直不敢相信，因为前几天我还去看过妈妈……我心中暗自思索：“妈妈真的死了吗？不会的，是骗人！”我向屋外冲去，却被设在二楼过道的栅栏门挡住了。栅栏门紧紧地反锁着。我哭着、喊着，用脚踢着、用身子撞着。可是幼小的我怎能够把这无情的“锁”打开呢？“让我出去呀！妈妈，我要看妈妈！”阵阵的喊声震撼了整个楼道，四周围空荡荡的，除了回音，没人来理睬我。我绝望地从栅栏里伸出双手，愤怒地吼道：“我要妈妈……”嗓子喊哑了，眼泪也哭干了，可又有谁能来领我去看妈妈呢？妈妈死了……令人费解的是：我没能参加这次追悼会，我的名字也没有出现在新闻报道